

平旦手錄自序

人生莫非氣也而曰平旦者言氣而未漓乎性也旦而曰平從一切紛紜情欲未有感而動焉之時言之也一有所感而水動波起便不平矣所以論氣必論平日也以未漓乎性也予從事於此學四十年矣參求頗苦然而先輩所論反於心而不合者十有七八則竊自憤恨以爲頭顱如許尚不自虛不虛則不受是終棄此生也然孟子曰人皆可爲堯舜顏淵曰有爲亦若是予柰何舍聖賢可信之語而鱗自作鱗乎

於是每坐必求每夜必思務求吾與聖人同處又求  
吾不得與聖人同處予生平喜獨昨年來至鷄鳴必  
惺更不敢用心於他每就惺時卽一點靈明通天達  
地處細求卽對而每有躍然及起而追憶之又逐兔  
不可求矣如是者一年每以爲恨忽一夕夢有人告  
曰爾何不披衣起坐遂書之便以此自証年月日時  
進益其可乎予因念帝出乎震震以一陽初動而吾  
之鷄鳴必惺正一陽震動之會也周公坐以待旦學  
在此矣遂如其言每披衣起坐書之存以自証焉

平日錄

安成鄒德深汝聖父著

年友魯 阜直卿父校

門人康元穗 鄧英訂

李長春 王命選編

大學三本辨

按今所傳習大學乃程子從戴記中表章出來朱子  
爲分經稱傳以行於世乃又有古本爲鄭玄所註孔  
穎達所疏者王文成最尊信之古本出而今本以章

何稍稍受駁訾矣。最后則有虞松考正賈逵一本刻石以傳者。名曰石經。石經出而王塘南先生爲疏其義以爲詞義融暢理致昭晰渾成一篇絕無罅隙可疑。而以格致爲悟性誠意爲復性更不當以異說淆之。獨恨文成而未見耳。雖然此二本者各經考訂一彼一此意見豈無參差而要以止至善一語則無弗同也。吾輩學者只認定至善一理求取止焉而足已。宗旨端的工夫用得着即三本總歸一本何也。至善之體不着一物學至於不着一物則知其所止而止。

之矣。知則惟精止則惟一惟精惟一而大人之學更有遺蘊乎。今必欲求一說之是考一本之真無論今日與聖久遠卽漢儒傳經亦各據其師之所授而秦火以後孔壁多殘卽爲之師者亦未必得其全書而讀之如詩有逸篇書有考定春秋有缺文亦不少矣。卽孔子邇觀往古亦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今奈何於千百世之下之人閱千百世之上之書而必句櫛字比務以己意取於合也。吾觀古今開眼獨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矣故愚斷謂物有本末一節決未必與致知在格物相接此謂知本一句決未必承脩身爲本落下就中斷萬衍文自然有之而善讀書者切不必執一徇見以駢合也大抵聖賢一言半語吾輩受用不盡而必穿鑿附會以闢多口此孔子所以有予欲無言之歎也矣

### 大學三在

大學明明德非虛蓋明夫天地萬物所共受之命根也親民非外此天地萬物一體之實際也止至善非

另乃渾然天地萬物同體而一切名理見解毫不容佳之實功也此大學三在之解

### 物格致知 八條

問大學首言知止而明明德一節歸於致知在格物豈有兩段工夫耶曰物格而后可言知止也故即承之曰物格而后知至至字卽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之至故誠曰至誠德曰至德卽善亦曰至善下文亦曰此謂知之至也天下豈有至而不止者乎今必欲提知止以定宗而抹煞文成致知之旨恐亦

未從根實証而徒起念頭別植門戶之過也

繫辭言乾知大始卽言坤作成物則乾坤已自對待  
然一曰知大始一曰作成物分明一虛一實已分知  
能兩用矣故下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細玩自是  
明白雖然混沌一開萬象卽現如人一開眼卽現種  
種色象開不在先現不在后故學者湏穩乾坤合虛  
實打成一片工夫乃得

大始云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曰知者自有此一  
點知而萬物皆脩所謂萬物皆脩於我者也萬物皆

脩天地亦在其中矣故周子曰大極易曰大如中庸  
謂大哉聖人之道皆此理也蓋自其未屬於人謂之  
大始自既屬於人而贊之便是大哉聖人之道大學  
明明德學問而迺歸於致知卽致此知也然謂之大  
始則就萬物皆脩還証於未始有物之初以爲言也  
人惟致力於格物二字而知量始完必格物而後知  
至故致知在格物嗚呼致知盡之矣

所謂致力於格物二字而知量始完者何也蓋知從  
物起則無虛非實就物言格則無實非虛大凡人之不

能通天地萬物爲一體者總爲物所礙無論自私用  
智之病即幹當儘好而兜底究竟難道忘已忘物此  
知之所以障也故不可語於致知也致知在格物者  
時時應感時時融化息息收攝息息潔淨而意識見  
解一毫容着不住程伯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如此方與天地萬物通一無二如此方謂能明  
明德如此方與大始同體此所以謂物格而知至也  
明明德一節開口均平治齊而結以物格猶中庸首  
章始於天命之性而結以位育之功一順一反意旨

則一試從本節更換數字自見明白如云欲脩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慎其獨欲慎其獨者先  
明乎善明善在格物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中庸在下位一節曰悅親有道及諸身不誠不悅於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以合於大學  
必物格而後爲至善必致知而後能明此善必明善  
而後能誠此身誠此身而身無不脩矣至於悅親信  
友獲上則自誠身而通之家國天下無往不宜此互  
相發明無可疑者故知格物爲止至善之全功也

誠意在隱微處做工夫故曰慎獨所謂致知在格物  
致字卽致中和之致蓋物格之後渾然至善卽用卽  
體卽和卽中總在格物上討取消息所謂致中和之  
致不爲精而致知之致不爲粗也

知至而後意誠意誠之中便舉定靜安慮境界一齊  
包括至於能得而家國天下一以貫之矣得是得大  
學之道觀上文三個在字而此以得字應之意言自  
明可知此學只在知至而學別無遺蘊矣故曰致知  
在格物

### 脩身爲本

人有此身卽有此心意知物蓋一直串下身爲樞紐  
故曰一是皆以脩身爲本曰脩身必須格物以致其  
知矣非謂知至一工夫脩身又一工夫也

### 止脩

言止脩不如言明誠言脩悞不如言知行何必改  
形換面

### 良知

以至善歸性此從來講學者不敢違悖之語也然實

程孟子道性善三字來孟子於性並無一言但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今學者茫然不  
得其說或以性爲先天一層或以至善爲主腦而謂  
屬知以後便有善不善作對或以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分作兩截或引周子無極而大極語却謂又有無  
極一層或謂未發以前另有端倪而議論影響發揮  
模糊或出或入走上落下徒使人彷彿鉅釘而無所  
歸宿此余所不敢信者也王文成千辛萬苦提出致  
良知三字爲功學者不小良知卽性善致良知工夫

徹上徹下在學者識取深淺何如深者透徹不至走  
功利雜伯之途卽淺者亦有致力不至入虛無寂滅  
之歸何等直截何等歸一而近年爲荒唐悠繆之說  
者畢竟另一門戶另一路頭此豈可爲會稽開教之  
病乎

### 中和

中庸言未發之謂中卽云發皆中節之謂和未嘗曰  
已發則知未發之中卽在發而中節之和所以致中  
和三字緊聯不分蓋章妄論之大極生兩儀除却兩

儀大極安在就如混沌未發以前只好作一句理話  
若使可分截而言時候愚不知此際大極想甚就是  
人未生以前亦只好作一句理話若使可分截而言  
時候又不知此際性想甚孔子言天只說得時行物  
生言道只說得逝者如斯孟子言性只說得惻隱羞  
惡辭讓是是非而今必欲求一個未發以前求大極以  
上又求一寂然不動之體又求一無善無惡爲至善  
之體曾不思戒慎恐懼卽已屬人生以後卽易言洗  
心退寂亦既有心矣有洗之退之者矣周子言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亦既有中正仁義矣  
有定之主之立之者矣今一槩抹煞而以爲另有一  
層主腦在上此不過爲無聲無臭混沌一層卽今朝  
夕講究萬分明暢於學何益

性善

大始一層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也故曰天命  
之謂性此處着不得言說程子曰纔說性時便已不  
是性吾儕今日講學須只得從孟子性善二字尋究  
何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又大學言至善孟子道性善蓋所謂性學之祖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言善者蓋影言乎性也

### 繼善成性

善而曰繼有一脉系續之義而又曰成之者性言成此善之一脉者性也此直從人天將分未分之際綱緼變化隱隱躍躍自然一段不容已生機而爲言也故曰中曰獨皆無與爲對之名也此至善也

### 仁者善之長

仁義禮智雖同爲性之所有而就其發脉之初生機

躍然只說得個仁字故曰仁者善之長自此生機之動裁制則爲義謹肅則爲禮明覺則爲智至其真實處却又是信自信推之何所不有又不但仁義禮智四者而已然仁義禮智却又還相爲用一無非三三無非一摠歸要識得仁字明白此不但以慈愛一端言者故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

### 問仁

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則又告以出門使人不欲勿施司馬牛告以其言也說樊遲一

再問矣一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一則告以  
愛人子張之問又告以恭寬信敏惠宋儒謂因病施  
藥何其甚謬也要之仁人心也一句自明聖人只見得  
心體融透信手拈來無非此理故告於顏淵仲弓者  
不爲精告於司馬樊遲者不爲粗約於一言者不爲  
少析以衆目者不爲煩學者但從心體上體驗自無  
不契而或以乾道坤道分別立言者恐多費口矣

仁義合

告子一生學問只差疑義之在外以爲從外添出一

個道理來孟子却見得義卽仁之裁制處更無別理  
故獨於集義工夫懇懇發明至於行無不揀浩然剛  
大本體却不是天地萬物一體之初此直是歸併一  
路更無分別支離岐徑學者但要曉得必有事焉一  
段工夫顏淵請事仲弓請事皆此事也乃其所事又  
在勿正勿忘勿助上先儒所謂大段着力不得此際  
正須得手方可言學又有難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  
也心在內而路却在在外則孟氏自外之矣曰此正孟  
氏之所以合也蓋仁者人也一句提醒甚明只人心

人路兩人字便自可玩就人之靈處爲心就人之行處爲路而世之舍其路而不由者則放其心而不知求者也故下文放其心而不知求着哀哉二字究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尊求放心一工夫而集義又一工夫耶學者宜細思之

仁禮合三條

孔門唯顏氏爲傳心弟子乃其問仁曰克己復禮爲仁而顏氏領承之后更不作懸天沒地思想就便請問其目夫子輒以四勿告之顏子遂覺終身有實落

做處對口間雖不敏請事斯語他日喟然之歎而以博文約禮爲夫子之善誘至於欲罷不能欲從未由直洞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初則何仁非禮何禮非仁所謂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此真正能識仁者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今人但以玉帛爲禮孔子言禮獨歸諸仁此言可味

中庸尊德性一條歸於崇禮親賢等殺爲禮所生可知禮爲天則蓋自渾合言之總爲德性自條理言之便是天則要非二物

仁智合

子思言成已仁也云云宜也學者只作道理粘合過去實是難怪樊遲蓋一再問仁矣尚且於舉直措枉能使枉直一語不得通徹直得子夏從舜臯陶一段發揮乃能使天下後世另開一眼然至今言致良知者還以求仁二字補湊而求仁又必求之寂靜言致知又必雜以慧照何其岐也

性善二條

問性相近句曰此所謂性從既屬於人而言者也所

謂一物各具一大極也譬之滴水成泡本無大小之殊而要不甚遠故曰相近觀下文習字照着可知若子思天命一層與周子大極一論總皆論其原頭之理耳故知天命一層原不管事卽子思亦從發皆中節之和照看出未發之中孟子雖道性善然亦以情可以爲善照看出性善故知性體一層只是論理而近世儒者常說性無邊際善體亦無邊際究竟與日用學問無相干涉此所以有三教混沌之說論也習字莫認作氣習看作作不好字孔子開口便說個時

習曾子又曰以傳不習自省易經亦云不習無不利  
蓋言人若不用習之之功則只任自然用事那見有  
不自然夾縫處可知聖賢只重在學只重在時習故  
夫子常曰不如丘之好學又曰不如學也曰有顏回  
者好學今學者不言學不言習只說天命只說至善  
最是幻話

道器合一 三條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二語最妙可知  
皆由形而分上下但學者不達往往岐而二之此學

之所以費講也惟孟子直說形色天性一語此最是  
下學上達一大註疏學者須細心研之乃得  
學則未免有迹達則通於無外

一陰一陽而氣行乎其中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孟子  
所謂浩然之氣卽天性語意

言脩不言悟

學只有一脩字脩有脩理脩制脩整之義然非必苦  
致其力只在格物二字商量功夫直須天則時時運  
用所謂萬物皆備者到此一物不着乃始可言脩中

庸首章說個脩道脩道者正脩之合乎天則也故就  
身則曰脩身就己則曰脩己如琢如磨曰自脩書曰  
敬脩其可願通書曰君子脩之吉更何魯說個悟字  
學只是從生機認取便是乾體便是陽明而一氏虛  
無寂滅之見自然參和不上矣

罕言

子罕言利看聖人常說學常說君未嘗說自然一層  
便是子罕言命看聖人常說盡性工夫便是子罕言  
仁看聖人所以告門人者皆求仁之功而未嘗言仁

便是

立達

俱立俱達朱子謂狀仁之體莫切於此其實就身難  
於體會愚謂只在好惡二字體得明白如平空說人  
一好事人無有不喜者平空說人一不好事人無有  
不惡者不生分別不見彼此卽此是萬物一體之公  
聖人立達二語正收出此體示人他日又曰惟仁者  
能好人能惡人好惡處無有人我之分卽立達無有  
人我之分

窮理

理無窮也窮理者窮於無可窮而止卽大始之理是已大始以上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周子大極一篇從萬物而窮至五行從五行而窮至二氣二氣而窮至大極斯已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載始也卽帝載朕載之載

盡性

仁義性也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盡性也何也不忍不爲正仁義

呈露之端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從其端而克之至於渾然體段性更有遺蘊乎此段工夫乃孟子直從中庸得來其曰發皆中節卽渾然未發之中至是則天地自我立心萬物自我立命方可言盡性嗚呼其惟天下之至誠也夫

以至於命

孟子曰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然而此理無時不運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曰於穆則亦莫之致而至焉者矣惟是窮理盡性配天行健責有不容諉者易

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命矣孔子五十學易而知天命此窮理盡性之極則也或曰君子不謂命者何曰盡性之極所以立命至於立命一層而命更無遺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善惡皆天理

朱子亦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此語最合夫性善一論此自其統同一理而言及附麗於人則已涉性情之間矣此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分也人心非必從夫惡處看所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

於臭四肢於安逸皆性也而此處易縱危哉危哉故君子有不謂性功夫一一以命救衡之此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也道心非別有一心所謂仁之云云天道亦皆性也而特爲命有所限不容易盡分往往得平旦幾希之存故曰微微則陰濁日進陽明日退將必至失其本然之性故君子有不謂命工夫一一務盡其性而不諉於命此所謂立命以盡性者也惟如良用工則道心爲主人心聽命歸併一路矣勸之透便

此段最精微未易理會然不達者遂以此語爲悞善之疑無怪乎有楊子善惡混之說也

### 集義

集義在必有事焉一段已經孟子指明但朱子解正字作預明其効似大牽強愚意作失諸正鵠之正乃有方所之謂也集義工夫正在勿着方所勿落空寂勿急做作不疾不徐不輕不重一任真機流動渾然剛大本體始爲善養

### 萬物皆備

萬物皆備於我說一我字則亦既屬於人矣可知聖人說性並不懸空下文說及身而誠說一身字則學者更何衆躲避但誠之一字難得湊泊耳此非致知直至物格罔罔不可尚地步安可言誠

### 拆屋架屋

講學之家非言心性意知則言理氣又不然則言止脩而世以爲証晰於此便是知學一登壇場但瑟瑟焉取是數者爲同異之較是非之駁闢口一番了無究竟夫道大包無垠小入無間合同則無弗同也離

異則無弗異也無弗同則無弗是也無弗異則無弗  
非也要在體會於身求取自得耳故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若惟是非同  
異之辨而已則拆屋架屋之說也當其拆也大則柱  
楹小則榱桷一一編定字號而安瓊之及其架也左  
右穿闔甲乙可否一鑿一枘一棹一楔止惟其字號  
之合雖至成屋認非新規規模是可語於公輸之巧  
哉此可一咲

木偶戲伎

夫學在求心者爲其心之易放也若使學子收斂精  
神求其放佚沉凝內照實在體會則耳目自然聰明  
手足自有安瓊拈讓語言自然中節昔人有望眉端  
而知道在者有觀舉止而規進步者何至有裝形弄  
影千醜萬態之可鄙也夫傀儡之搬弄線索也爲獻  
歡咲而設也吾輩堂堂丈夫一入學堂便以聖賢爲  
規儼然若思肅然可觀庶可以占其心之所在若起  
坐不時言笑咿啞搖頭接耳鼓唇掉舌夫亦木偶之  
類也已矣

商賈無益

學求爲己而已故成曰自成得曰自成試今日體會  
於心實証於事有可得力處此亦其一時之得也浸  
參浸求別有一番長進又自有一番奇往當其會心  
雖通言細說不棄也苟非受用雖衆趨衆赴不從也  
而近世學子每往來三五縉紳先生之門隨所標守  
卽便附和彼曰復性此亦曰復性彼曰識仁此亦曰  
識仁彼曰透體此亦曰透體卽沉湮釋氏之論者亦  
靡然從之今夫學有殊犀象珣之利具有綺縠器作

之乃齊有塩鉄蜀有材章推之天下其誰非可販之  
物而斯人者負販在口曾何得受享萬分之一又况  
有陰肆綯摸而外市重者不尤可恥乎

學道成瘡

有學養生之術者因而得瘡問之曰人告以臍下一  
寸三分時時顧覬息息歸根久之似結成一塊硬堅  
如石遂不可瘳嗟夫今學者艮背一說何以異此至  
善雖云性體而旣選於人既有活動虛員之用矣此  
活動虛員卽性也豈有椿定一所常自在之而乃爲